

一九八四年美國大選評析

品 詰

一

今（一九八四）年舉世注目，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終於十一月六日塵埃落定。現任總統雷根及副總統布希，以共和黨候選人參選，獲得壓倒性勝利，當選連任，成為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及副總統。在一億七千三百多萬的合格選民中，約有九千二百多萬人參加投票，投票率為百分之五十三；而雷根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代爾的得票比率為百分之五十九對百分之四十一。在總統選舉人票數方面，雷根及布希在美國五十州共五百三十八票中，贏得五百二十五張選舉人票，孟代爾只在他的家鄉明尼蘇達州及華府哥倫比亞特區獲得十三張選舉人票。

今年十一月六日的美國大選，美國選民除了投票選出總統、副總統之外，同時還要選出第九十九屆國會議員、十三個州的州長、以及一些州的地方官員和議員。美國國會分參眾兩院。眾議院議員四百三十五名，任期二年，每逢偶數年全部改選。參議院每州選出二名，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今年共有三十三名參議員任期屆滿，須於同時改選。十一月六日大選的結果，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分配為：在眾議員方面，民主黨得二五三席，共和黨得一八二席。與上屆相較，共和黨增加十四席，民主黨減少十四席，但民主黨依然為眾議院多數黨。在參議院方面，民主黨贏得十六席，共和黨獲得十七席。改選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議院的比數為四十七對五十三。雖然共和黨在這次改選中減少二席，但仍能維持過半數，為參議院的多數黨。此外，十三州州長改選的結果，民主黨贏得五州，共和黨獲得八州，共和黨較前增加一名州長。改選後的美國五十州州長，計民主黨三十四位，共和黨十六位。

二

一九八四年美國大選評析

一

今年的美國大選顯示一項特色，即同時在進行著兩種目標不同的選舉運動。除了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及各候選人助選人早在今年年初就展開競選助選活動之外，兩大政黨及全美二百多個民間團體機構也從去年即發起另一項的大選活動。這種大選活動並不在作助選工作，而是在宣導推展選民登記，遊說選民踴躍出席投票。活動方式從建立選民電腦資料庫、派員挨家訪問、寄送大選資料及表格、處處設立選民登記站，而到收買電視節目、大作宣導廣告等，花樣百出。甚至有的地方還以填就選民登記表以換取食品券或現款的方式，來鼓勵選民前往登記。因此，這一年來，美國官方及各民間團體的這項大選活動，其積極熱烈的情況，並不亞於競選活動的本身；其投下的人力財力亦相當可觀。據估計，美國各州及地方政府單花在這項運動的費用，即高達二億五千多萬美元。又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估計，今年美國各民間團體用在這項選民登記、鼓動選民出席投票的費用，即超過一億美元^①。

由於美國官方及各民間團體積極推動選民登記的結果，今年美國大選選民人數創下最高紀錄，而出席投票的人數較上屆增加六百多萬人，出席投票率增加百分之一。美國大選從一九六〇年以來，投票率逐屆一再下降^②。上屆的百分之五十二點六，創二十多年來的最低紀錄。所以從二十多年來投票逐降的趨勢看，美國各方一年來的這項選民登記出席投票運動並沒有白費，終於挽回投票率逐降的逆勢。

不過話又說回，如果把本屆大選百分之五十三的出席投票率與其為選民登記、宣導選民出席投票所動用的人力及所花費的財力兩相比較，顯然兩者之間並未成比例的增加。正如美國選民研究委員會主任甘斯(Curtis Gans,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所說的：「雖然是增加了，但這種增加只是最低限度。在美國政黨兩極化及選民登記運動的情況下，並未得到預期的收穫」^③。一般原先的估計，今年的大選投票率至少應有百分之五十五。

註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10, 1984, p. 31.

註② 一九六〇年以來歷屆大選出席投票率為：

- 一九六〇—六一·八%
- 一九六四—六一·九%
- 一九六八—六〇·九%
- 一九七二—五五·一%
- 一九七六—五三·六%
- 一九八〇—五二·六%
- 一九八四—五三% (初步估計)

註③ Quoted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9, 1984, p. 3.

這次大選的投票率未達到預期的目標也是促使民主黨慘遭敗北的因素之一。民主黨從展開競選活動以來，甚至早在一年多以前，即擬定一項選舉戰略，期能藉此擊垮現任總統雷根。這項選舉戰略即增加選民人數，提高選民出席投票率。照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估計，只要出席投票人數超過一億，即可壓倒共和黨的得票，擊敗雷根。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這項估計與樂觀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第一、從近二十多年大選結果來看，一九六〇年的大選，只要有七千張選票改變方向，即可使尼克森早八年入主白宮；同樣的，一九七六年只要有八千個支持卡特的選票轉投給福特，卡特也就進不了白宮；甚至一九八〇年的大選，在美國五十州當中，只有七個州雷根多於卡特的選票超過缺席的票數。如果其他四十三州未投票的選民出而投票給卡特，則卡特將可穩坐白宮八年^④。第二、從歷屆缺席投票選民的成分來看，大都是婦女、黑人、少數民族，以及低收入的家庭，而這些選民一向是偏向民主黨，成為民主黨的勢力範圍。更何況在今天美國公民當中，自認是民主黨黨員的比自認是共和黨黨員的，約為百分之四十三對百分之三十，所以民主黨一般人士的看法是，只要增加選民登記人數，提高出席投票率，必可增加民主黨的得票比率。

其實在另一方面，共和黨也早預料到民主黨的這項競選戰略。因此早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共和黨就先於民主黨發起共和黨選民登記運動^⑤。而其投下的人力與財力更倍於民主黨。例如今年六月共和黨與加州美國人請願諮詢公司（American Petition Consultants Co）簽訂一項合同，代理登記共和黨選民，每登記一名，付予一元七角五分（惟據民主黨人士稱，暗盤是一元），而民主黨能支付的代理登記費，僅為一元二角。此外，去年共和黨黨部即向各地方黨部及組織宣佈，只要登記一名共和黨選民，即予補助一元。由此顯見共和黨反擊民主黨的選民登記運動所作的努力。正如共和黨參議員賴索爾脫（Paul Laxalt）所說的：「我們不但贏得選民登記一仗，也贏得了出席投票的一仗」^⑥。所以在今年的大選中，選民數增加了，投票率也略為提高了，但選民的結構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共和黨在這方面的反擊可說獲得相當的成功。一個明顯的例子，即是北卡羅萊納州的州長及參議員的選舉。今年北卡羅萊納州的出席投票率增加了百分之三點四，為全美之冠。而共和黨不但贏得州長席位，共和黨現任參議員霍姆斯也擊敗了強勁民主黨對手現任州長韓特，而當選連任。

三

註④ 這七個州為：Arizona, Colorado, Idaho, Nebraska, Nevada, Utah。關於這個的討論，詳見 Joel Rogers, "The Politics of Voter Registration," *The Nation* (July 21-28, 1984), pp. 1&45-51; "Behind the Big Push to Sign Up New Voters,"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10, 1984), pp. 31-32.

註⑤ "How Republicans Trumped the Democrats' Ace," *National Journal* (Oct. 21, 1984), p. 71.
註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9, 1984, p. 3.

在今年十月廿九日開始在報攤上出售的十一月五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⑦，刊登了一篇標題為「雷根領先以道里計」(Reagan By A Mile)的文章，預言雷根將獲連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以膽敢預報雷根的勝利，只是根據種種民意測驗結果所作的預言。從一八二四年「哈里斯堡賓州人報」(Harrisburg Pennsylvania)舉辦「假投票」(straw vote)預測大選結果以來，民意測驗不但成為美國歷屆大選的一項特色，也是一般選民所關注的新聞，更是候選人用作決定競選策略的指導方針。在美國大選的民意測驗史上，只曾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八年出現兩次差誤；但一九三六年的誤測，却造就了蓋樂普民意測驗的崛起；一九四八年的誤測則培養出哈里斯民意測驗^⑧。一般言之，從一九四八年以來，美國各種民意測驗的預測與大選的結果相差甚微，尚可信賴。一九六〇年大選之後，甘迺迪曾造訪尼克森，私下詢及尼克森對有關其本人的民意測驗的評價，當時尼克森回答說：「奇蹟般的準確」(miraculously accurate)，由此可見一般美國候選人對民意測驗的倚重。當年卡特的崛起也是以其私人民意測驗的結果作為競選的指針。

今年美國大選亦不例外，種種民意測驗均顯示雷根一直保持優勢，而孟代爾一直落後十個百分點以上。雖然孟代爾在提名費娜蘿作競選伙伴，以及在十月七日第一次電視辯論之後，在民意測驗上有過兩度的回升，縮短了與雷根的差距，但終究無法挽回頹勢。從十月中旬所作的各種民意測驗顯示，雷根獲得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孟代爾僅獲百分之四十左右。表一即各主要民意測驗機構在十月份所作的調查結果。

在大選前夕，各項民意測驗的最後預測是這樣的：蓋樂普民意測驗預測雷根以百分之五十九對孟代爾百分之四十一；「國家廣播公司」預測雷根可獲百分之五十八的選票；「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聯合民意測驗預測雷根與孟代爾的對比是百分之五十八對百分之三十七；「華盛頓郵報」及「美國廣播公司」的聯合民意測驗認為雷根將以百分之五十四對四十，多百分之十四點超前；哈里斯民意測驗預計雷根與孟代爾的比數是百分之五十六比百分之四十四^⑨。雷根競選總部總幹事羅林斯(Edward Rollins)更曾作樂觀的預計：雷根將橫掃美國四十九州五百二十五張選舉人票，僅華府哥倫比亞特區及明尼蘇達州的十

註⑦ 美國三大新聞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在其封面上註明的出版日期實為放在報攤上出售的最後一天日期。真正出版日期是提早一星期的日期。例如註明十一月五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早在十月廿九日即開始發行。

註⑧ 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最具影響力的民意測驗為〔文學文摘〕(Literature Digest)。但一九三六年該刊預測大選失敗，即告破產。而蓋樂普民意測驗創設於一九三五年。由於蓋樂普應用少數樣本，準確預測一九三六年的大選結果，從此而崛起，也從此確立了民意測驗在選民心目中的信任地位。至於哈里斯，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加入當年三大民意測驗機構的 Roper 公司。一九五六年哈里斯自立公司。一九六〇年哈里斯為甘迺迪策劃民意測驗成功，從此確立了其地位。

註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9, 1984, p. 3.

表一 各主要民意測驗機構在十月所作調查結果

機 構	調 查 時 間	雷根得點	孟代爾得點	未定及其他
Gallup	Oct. 15-17	58%	38%	4%
Harris	Oct. 22-23	56%	42%	2%
NBC	Oct. 14-16	60%	35%	5%
CBS-New York Times	Oct. 14-17	54%	41%	5%
ABC-Washington Post	Oct. 22-23	54%	42%	4%
Los Angeles Times	Oct. 8-14	57%	38%	5%
Weekly Reader	Sept. 21-Oct. 1	64%	34%	2%
Newsweek	Oct. 22-24	57%	40%	3%
Time	選前三週	54%	30%	16%

資料來源：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5, 1984, p. 27; Time, Nov. 5, 1984, p. 25; Newsweek, Nov. 5, 1984, p. 38.

是三張選舉人票留給孟代爾^⑩。所以今年的大選結果，再度證明了民意測驗的可信度。

如果說在這次大選中，有個一再否定民意測驗結果的人，那該是孟代爾。孟代爾一再不承認民意測驗結果，至最後一分鐘仍作困獸之鬪。在大選前夕，孟代爾對著兩萬支持者大聲疾呼說：「明天，我們可以證明民意測驗是錯誤的」^⑪。他要求他的羣衆「給予民意測驗者在歷史上最大的挫折來創造歷史」。他寄望一九四八年的舊事，奇蹟般的重現。其實一九四八年的民意測驗的失誤，其罪不在統計調查方法的偏差失真。因為單就統計數字來看，當年的民意測驗平均誤差並未超過百分之五，例如蓋樂普預測杜魯門會得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五的選票，而杜魯門實際獲得百分之四十九。真正造成預測錯誤的是當時意想不到的氣候因素。當年大選日，風雪交加，促使原先支持杜威的選民裹足不前，沒有出席投票，因而影響了整個選舉結果。但今年的美國大選日，風和日麗，杜魯門的奇蹟並沒有降福在孟代爾身上，孟代爾希望落了空。

四

其實不信任民意測驗的結果，或惡意批評民意測驗，孟爾代並非第一人。早在一九四六年郎尼(John C. Ranney)就曾撰寫一文^⑫，抨擊民意測驗，認為民意測驗對民主政治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一九四九年，又有羅哲思(Lindsay Rogers)寫了一本書名叫「民意測驗者」(The Pollsters)^⑬，更冷言熱語地諷刺

註^⑩ Ibid., Nov. 7, 1984, p. 1.
 註^⑪ Ibid.
 註^⑫ John C. Ranney, "Do the Polls Serve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X (1946), pp. 349-360.
 註^⑬ Lindsay Rogers, *The Pollste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民意測驗。即使最近，亦有所謂「領頭助陣效果」(bandwagon effect)一詞，經常被人用來指責民意測驗的不是。所謂「領頭助陣效果」是說，公佈民意測驗的結果，將會使一些游離不定的選民偏向選擇優勢的一邊。人之喜好錦上添花，無意雪中送炭，往往如此。所以有人就認為，一九六四年高華德的慘敗，就是受了「領頭助陣效果」之害。

雖然今年美國大選的結果，雷根「排山倒海式」(landslide)的獲勝，似迄無人指著說是「領頭助陣效果」所造成的，但也有人對公佈民意測驗的結果有所微詞。一般原先的保守估計，今年的大選至少有九千五百萬選民出席投票，但實際上投票的只有九千二百萬選民，較預估短少三百萬，主要是因為受了雷根排山倒海式的優勢的影響。就如美國選民研究委員會主任甘思說的：「大多數的選民登記運動，原都針對消極選民(low-motivation)而發。這些人大都屬於少數團體以及低收入者。但在這種一面倒的情形下，使這些人更心灰意冷，無心去投票」^②。

無可諱言的，民意測驗結果會影響選局，還是要靠大眾新聞傳播的推波助瀾。民意測驗原本是新聞傳播事業推廣銷路的伎倆之一。但這些年來，單靠公佈民意測驗結果還滿足不了選民的好奇心，刺激不了銷路。於是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世紀下半葉，大眾傳播事業又搞出候選人電視辯論的名堂來。

誠然，這二十多年來，每次大選的電視辯論替新聞傳播事業製造了多少新聞來源，也掀起大選活動的一段高潮，但也使多少人的政治生命由此而升沉起伏。如果沒有候選人電視辯論，尼克森應該早八年入主白宮。同樣的，電視辯論結果，使卡特來到了華府，四年後却也因此而回到喬州老家。這些年來每場電視辯論的結局，對白宮主人帶來的悲劇多過喜劇。似乎電視辯論都是為白宮主人栽跟頭而安排的。

不過今年的電視辯論異於往常，並沒有替新聞界帶來意外的驚喜。這也可以說是今年美國大選的另一項特色。雷根雖然在第一次電視辯論中表現欠佳，但在第二次電視前穩定了脚步。當然，孟代爾在兩次電視辯論中，也表現得可圈可點。所以雙方都是贏家。

然而誰是輸家呢？答案是新聞界。從今年提議舉行電視辯論以後，新聞界不知經過多少的折騰，方得雷根同意與孟代爾舉行電視辯論。接著主辦單位婦女聯盟仿照一九七六和一九八〇年電視辯論辦法，提出出席電視辯論的十二位記者名單，却全部遭到雷根及孟代爾雙方的封殺。主辦單位再提出一百位記者的名單，但其中仍有九十七名無法獲得候選人雙方的同意。無庸疑義的，這一百零九名受到排斥的記者都是主辦單位從全美新聞界精挑細選出來的。一〇九名不是一個小數，對新聞界而言，全遭封殺，實在是一件很失體面的事。更糟的是，幾場電視辯論的結果，留給觀眾的印象是，這是一場候選人與記者間的辯論會，而不

是候選人之間的辯論會。記者忘了他的職務是報導問題，而不是參與辯論問題。所以有人認為，下次大選的電視辯論會，應邀出席發問的，應是學術界，或政策智囊團的人員，而不該是記者。

在幾場電視辯論之後，雷根接受「新聞周刊」記者的訪問，談到電視辯論時，他認為電視辯論不是一項好制度，電視辯論並沒有好處。政績擺在眼前，隨時可見。要以九十分的電視辯論就讓選民作出決定，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並不熱衷於電視辯論，其所以接受電視辯論，只是怕人說他沒有膽量而已^⑤。

雷根之所以不熱衷於電視辯論是可以理解的。在過去的幾屆大選中，電視辯論總是不利於在位者。更何況今年幾個電視臺以及像「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幾個大報一再對孟代爾的報導有所偏袒。第一場電視辯論，孟代爾表現優異。次日電視臺及各大報即予大事渲染。第二場電視辯論，雷孟旗鼓相當，各大報就輕描淡寫交代過去。顯見新聞大眾傳播界對孟代爾之祖護。然而孟代爾在大選後檢討成敗，却指責電視影響政治，說他與電視「相處得不好」。這對新聞界來說，只落得「費力不討好」的下場！

五

今年六月，在紐約的國家戰略研究所曾舉行過一次「美國未來政治」的討論會。該研究所顧問薄恩漢（Walter Dean Burnham）在會議開始時即聲稱：雷根將擊敗孟代爾。四年前雷根所獲選票比卡特多百分之十，他預言雷根這次擊敗孟代爾的選票多數將可大過百分之十。他所根據的理由有二：「第一，至少以我們目前所知的而論，一九八四年的經濟情勢，正是為現任總統競選連任而訂做的。第二，卡特之所以遭遺棄，主要是因為他低能到不能表現自己像個領袖。也因為像其他許多位總統那樣，他一向不知如何去運用總統職位的黃教功能（the shamanistic function）。總統這個職位，我曾說過，它就像美國國民宗教的無上教皇（pontifex maximus of the American civil religion）。過去幾位總統都能善用這一點，而雷根也能運用得心應手」^⑥。

大選的結果，印證了薄恩漢的遠見。一般的共同看法，認為雷根這次排山倒海式的勝利，主要歸功於兩個因素：老百姓的錢包和雷根的個人形象。

四年前，雷根上任不久，即向美國人提出經濟復元計劃，以扭轉卡特政府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高利率、普遍失業的經濟蕭條逆勢。民主黨人曾譏之為「雷根經濟」（Reaganomics）。但四年來推行的結果，使得美國通貨膨脹率從百分之十三降到百

^⑤ Newsweek, Nov. 5, 1984, p. 36.
^⑥ "The Election and Aft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 16, 1984), p. 1.

分之四，失業率從百分之八減到百分之七點四，利率從百分之廿一點五低到百分之十二。雷根不但沒有加徵百姓的稅，反而使美國百業欣欣向榮。今年雷根競選連任，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政見，只是一再反問選民：「你們今天過的日子是否比四年前更好？」雷根這種一箭雙鵰的口號，不但令人將孟代爾與四年前的蕭條政府聯想在一起，也叫人不要忘了今天的富裕是雷根政策的績效。據「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聯合民意測驗調查顯示，當人們進出投票所時，大都會想到雷根的經濟政策績效^⑧。又據另一項調查，百分之四十九的選民承認，他們今天過的日子比四年前好得多。只有百分之二十說過得較差。這些自認過著較好日子的選民，有百分之八十四支持雷根，百分之十五支持孟代爾；而自認過著較差日子得選民，有百分之八十五支持孟代爾，百分之十四支持雷根^⑨。由此可見，雷根的政績就是他的政治本錢。「雷根經濟」使美國經濟呈現一片生氣。加上雷根大力增強國防，使美國選民感到，這是安定繁榮的太平盛世，也應了雷根的另一句競選口號：「美國回復了原有面目」(America is back)。這是雷根大獲全勝的主因。

不過單憑經濟因素並不能完全說明雷根致勝的原因。雷根個人的形象也不知吸引了多少選民的票。雷根做了四年的總統，留給美國人的印象是一位樂觀進取、堅強有力的領袖。所以政治學家克羅寧(Thomas E. Cronin)認為雷根即使只做一任總統，也可以位列於美國總統排行榜前二十名以內^⑩。甚至有些觀察家認為，雷根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像電影裏的英雄偶像。觀察家包鄂(Bruce Bawer)在「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裏寫道：「雷根這個人是一種象徵。他完全地代表了像印地安那鍾士(Indiana Jones)、洛基(Rocky)、卡拉特小子(Karate Kid)所代表的人物——莊重、斯文、強壯、成功、美國式」^⑪。據蓋樂普民意測驗在今年七月的調查，百分之五十三的選民同意雷根做為一位美國總統的表現；十月裏另一項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六的選民因為喜歡雷根個人的形象而支持他^⑫。最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郵報」及「美國廣播公司」所作的一連串民意調查，發現一直約有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的選民承認喜歡雷根個人的形象，而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認，即使他們不贊同雷根的政策，但仍然喜歡支持雷根^⑬。

註⑧ *The New York Times*, Nov. 7, 1984, p. 1A.

註⑨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8, 1984, p. 21.

註⑩ See *Newsweek* (Aug. 27, 1984), p. 15.

註⑪ Robert Benenson, "Election 1984: Candidate and Voting Patterns,"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1984 Vol. II, No. 10 (Sept. 14, 1984), p. 677; quoted from Bruce Bawer, "Ronald Reagan as Indiana Jones," *Newsweek* (Aug. 27, 1984).

註⑫ *Newsweek* (Nov. 5, 1984), p. 38.

註⑬ Benenson, *op. cit.*, p. 677.

從一八二八年美國政治形成兩黨制以來，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即訴諸不同的利益團體。早期民主黨號稱是工人的政黨，而共和黨（早期稱為民權黨 Whigs）則建立在商人階級的基礎上。南北戰爭造成民主黨的勢力向南延伸，以致日後南方成為民主黨的地盤。而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受了林肯的「家園法案」（Homestead Act）之賜，偏向共和黨，以致日後南方成為民主黨的發展。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實施「新政」，民主黨的所謂「大聯盟」大量吸收了勞工、黑人、少數民族以及婦女團體，使民主黨日後成為美國的多數黨，因而共和黨只得在尼克森所謂「沉默的美國人」（Silent Americans）圈子裏穩住勢力。這些「沉默的美國人」主要來自信奉基督新教、中上收入的白種人。因此要了解美國的政黨政治，不能不正視美國政黨的這項政治社會背景。

不過最近四十年來，美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已起了不少的變化。戰後的新生兒已成為今日美國社會中堅。他們在安定的社會裏成長，安於現實，滿足今日的既得，思想傾向保守。勞工們不再自認為是低收入者。婦女在經濟上提高了地位。天主教徒越來越對自由暴力發生反感，他們反對墮胎、反共產。顯見當年羅斯福所建立的民主黨「大聯盟」內部已亂了脚步。如果說在民主黨的「大聯盟」陣營裏還能堅守原有崗位的，恐怕只剩下黑人了。

的確，從羅斯福推行「新政」吸收了黑人之後，黑人即忠心耿耿地依附於民主黨。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案更使黑人與民主黨完全結合。一位出席今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黑人小學教師正道出了黑人與民主黨的深厚關係。他說：「對黑人而言，政治即民主黨，民主黨即政治」^②。據蓋樂普民意測驗的調查，一九八〇年的大選，卡特獲得百分之八十六的黑人選票，而雷根僅獲百分之十。今年孟代爾獲得傑克遜牧師的大力支持，影響所及，不但黑人投票率提高，而且民主黨獲得更多百分比的黑人選票。但民主黨動員黑人選票的措施却帶來了另一項副作用，使更多的白人，尤其是在南方各州的白人，倒向共和黨一邊。因此有人懷疑，黑人投票率的提高是否對民主黨有利^③？

自從四年前雷根與卡特競選以來，人們就發現有所謂「性別差異」（Gender gap）出現在美國政治上。婦女選民有反雷根的傾向。雷根四年當政，也沒有消除「性別差異」的問題。婦女人數在今日的美國選民中超過男人，而且對雷根的反墮胎權、反

註② Richard Reeves, "Whose Party Is It Anyway?"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 5, 1984), pp. 14-18, at p. 15.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9, 1984, p. 3.

平等權力憲法修正案、削減社會福利預算等措施有所不滿。孟代爾提名費娜蘿作為競選伙伴，即部分針對著雷根的「性別差異」弱點而發，以爭取婦女的選票。但孟代爾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據調查，今年大選的結果，仍然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婦女選民投給雷根^②，顯見雷根動員共和黨婦女反擊費娜蘿的攻勢產生了效果。又據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孟代爾提名費娜蘿作競選伙伴，甚至是弊多於利。

總而言之，今日美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已有了變化，這關係到民主、共和兩黨勢力的相對消長，也影響了自由對保守思想的相對起伏。雷根總統在今年八月廿三日接受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時說：「美國正面對著半個世紀以來要作最明顯的政治選擇的時刻。」所以一九八四年的美國大選不但是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的競爭，也是美國兩種對立思想的歷史性競爭：雷根與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對孟代爾與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十一月六日大選的結果，象徵著保守主義的抬頭和自由主義的式微。然而雷根的壓倒性勝利，是否就表示雷根政府及共和黨在未來的四年將如履坦途、一帆風順？這不免令人想起昔日幽默作家威爾羅哲士（Will Rogers）的一句名言。羅哲士在一九三〇年寫道：「共和黨分裂於選後，民主黨內鬨於選前」。在未來的四年中，如何縮減龐大的預算赤字？如何繼續維持經濟成長？如何協調共和黨內部中間與極右兩派的歧見？這些不但是雷根個人必須大費心神的問題，也是共和黨本身即將面臨的嚴厲考驗。

註②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19, 1984, p. 27.

國際問題講演集

25開本 全一冊

本集所收，為國內外學者在在本中心（所）所作專題講演與討論之紀錄，內容則全存原貌，對於若干特別問題，尤具參考價值，所收資料自民國六十二年起到七十一年止。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二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二號帳戶